



九个炊事员

长征的时候，我在三军团的一连当司务长。我们连有九个炊事员，炊事班长姓钱，小矮个子，面皮黝黑，不大说话，是江西吉安人。副班长姓刘，中等身材，好说个笑话，是江西兴国人。挑水的老王，也是我们老乡。其余几个人，可惜我把姓名忘记了。

那时候，天天行军打仗，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，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，可是，他们都打了埋伏，把粮食装在铜锅里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。开党小组会的时候，他们还给我提意见，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，不关心战士，万一到前边找不到粮食，部队吃什么？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啊，我没什么话可说，只好由他们多挑些。

行军路上，炊事班最热闹，锅撞碗，刀撞盆，叮叮当当乱响一阵；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，唱个山歌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战士们一见就说：“看，我们的戏班子来了。”走得高兴了，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，就像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。

可是，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。中途部队休息，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；宿营时，他们又要安锅灶，劈柴火，洗菜，做饭，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。

部队进入广西后，山区人家少，粮食供应有了困难，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。他们经常要翻过几座山，跑到部队前边去买谷子。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，有一次，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，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墨，就花钱向老乡买下来。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十斤重的笨家伙。后来，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，也把它挑上了，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，而被战士们称作“小磨坊”了。

不久，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，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，炊事班被隔在后面，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，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，副班长急得围着锅灶直转圈，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，对我说：“司务长，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。”他把饭背在身上，就跟老王走了。我们站在山头看着他们，只见老王在前，副班长在后，飞快地从敌人封锁线上跑过去。我们正想拍手叫好，敌人的轻机枪响了，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，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。都认为他俩牺牲了。谁知到了半夜，他俩又回来了。副班长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，可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！”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。靠他们的机警，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。

一出贵州，炊事班长就闹眼病，两只眼红通通的，肿得像个桃子，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重的担子，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。开始，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，后来流起血水来，可他还是不闲着，总是找些活儿干。

进入雪山之前，上级通知我们轻装。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，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。另外，每人还带些生姜、辣椒和十几斤干柴。

梁子大山很高，部队整整爬了一天。山上空气稀薄，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，树枝上也都是冰花。爬到山顶，有人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坐下来休息。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



了。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，灌辣椒水，把他拉起来。这时，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。炊事班的口号是：“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！”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，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，不论我们怎么喊，怎么喂姜汤，灌辣椒水，都无济于事。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。

到了毛儿盖，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。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，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。

进入草地的第二天，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：“司务长，战士们走烂泥地，脚都泡坏了，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？”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，而是觉得，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，担米、做饭已经够受的了，怎能再加重负担呢？我没同意，可是一到宿营地，他们就把洗脚水浇好了。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。

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有一天早上，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，突然身子一歪，倒下去，牺牲了。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，脸上挂着泪水，捡起铜锅又挑起走。

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：一会是狂风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；一会又是暴雨，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。正午，雨下大了，部队停下休息，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，烧姜汤、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，汤烧开了，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。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，便一头栽倒在地上，停止了呼吸。仅仅半天功夫，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，怎么不伤心呢？

第五天晚上宿营，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。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，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。班长对连长说：“连长，绝不能从连里抽人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，牺牲的同志的担子，我们担得起！”连长考虑了一下，觉得他的话有道理。那时候我们经过几次战斗，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，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。

刚到后半夜，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。我知道他昨天他还发高烧，要他休息，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。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。我望着他消瘦的面孔，不禁想起许

多往事来。

我们是邻居。他没有一个亲人，是孤单的穷汉子。后来我们家乡来了红军，他就参加了革命。那时我还在家里，他常跑来找我：“老谢，你还不参加红军吗？蒋光头骑在我们头上拉屎，三天两头‘围剿’、进攻，你能咽下这口气？”由于他的宣传影响，我才参加了革命。长征路上，他最辛苦。行军时，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，从不让人换；宿营时，总是要别人休息，把活抢过去自己干。他瘦得皮包骨，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，可是他总是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又能吃又能睡，累不倒。”他对战士非常关心，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，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。打土豪分到了腌鱼、腊肉，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，全都留给战士们。因此，战士们一提到他，总是非常自豪地说：“有我们的钱班长在，就别愁饿肚子。”

我正想着，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：“老谢，你去休息吧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”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，借着火光，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头，刚要问他，只听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老谢，给我点水喝！”这时水开了，我忙把锅盖掀起来，忽听后面扑通一声，回头一看，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。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伏在他身上叫着，喊着。灶堂里火光熊熊，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渐渐变冷了。有的人死在战场上，有的人死在酷刑下，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——锅灶前。

炊事员们醒了，连首长，战士们都来了，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。

第二天，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。每天宿营，部队还是有开水和洗脚水。

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，那只铜锅担在我的肩上。连长看见了，低下了头；战士们看见，流出了眼泪。大家嘴里不说，心里都知道，炊事员全牺牲了。可是，在最艰苦的长征中，我们连的战士，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，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，仍被珍重地保留在我们的连里。

南柯一梦

隋末唐初的时候，有个叫淳于尊的人，家住在广陵。他家的院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，盛夏之夜，月明星稀，树影婆娑，晚风习习，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。

淳于尊过生日的那天，亲友都来祝寿，他一时高兴，多贪了几杯。夜晚，亲友散尽，他一个人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歇凉，醉眼朦胧，不觉沉沉睡去。

梦中，他到了大槐安国，正赶上京城会试，他报名入场，三场结束，诗文写得十分顺手，发榜时，他高中了第一名。紧接着殿试，皇帝看浮于弊生得一表人才，举止大方，亲笔点为头名状元，并把公主许配给他为妻，状元公成了驸马郎，一时成了京城的美谈。

婚后，夫妻感情十分美满。淳于尊被皇帝派往南河郡任太守，一待就是20年。淳于尊在太守任内经常巡行各县，使属下各县的县令不敢胡作非为，很受当地百姓的称赞。皇帝几次想把淳于尊调回京城升迁，当地百姓听说淳于尊太守离任，纷纷拦住马头，进行挽留。淳于尊为百姓的爱戴所感动，只好留下来，并上表向皇帝说明情况。皇帝欣赏淳于尊的政绩，赏给他不少金银珠宝，以示奖励。有一年，敌兵入侵，大槐安国的将军率军迎敌，几次都被敌兵打得溃不成军。败报传到京城，皇帝震动，急忙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。大臣们听说前线军事屡屡失利，敌兵逼近京城，凶猛异常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束手无策。

皇帝看了大臣的样子，非常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平时养尊处优，享尽荣华，朝中一旦有事，你们都成了没嘴的葫芦，胆小怯阵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要你们何用？”

宰相立刻向皇帝推荐淳于尊。皇帝立即下令，让淳于尊统率全国精锐与敌军决战。

淳于尊接到圣旨，不敢耽搁，立即统兵出征。可怜他对兵法一无所知，与敌军刚一接触，立刻一败涂地，手下兵马被杀得丢盔卸甲，东逃西散，淳于尊差点被俘。皇帝震怒，把淳于尊撤掉职务，遣送回家。淳于尊气得大叫一声，从梦中惊醒，但见月上枝头，繁星闪烁。此时他才知道，所谓南河郡，不过是槐树最南边的一枝树干而已。



依稀梦中